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肇慶的文學山水

編按：肇慶人文薈萃，山水相間，受這人傑地靈的水土懷抱，自然孕育出優秀的文學與人才。本版主編潘耀明首先翻開神秘而寧靜的山水畫卷，擦亮肇慶的眼睛。肇慶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黎保榮從肇慶文學的印記，區域與邊緣的價值，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闡述其悠久的地方特色與現代的世界眼光。肇慶作協副主席黎曉陽望過斑駁的城垛，「對省城那份熱熾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需要經歷多少滄桑和煎熬／從石頭昇華成端州一朵紫雲／脫胎換骨成為石頭中的貴族」，詩人文河子詩詠肇慶名產端硯。「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肇慶作協主席鍾道宇高呼我心安處是我家。作家李羅斌細說那年那月那座山一樁娶錯新娘的故事。肇慶作協主席團成員徐金麗徘徊於風雲、花鳥、病患，但依然對人生充滿希望，並把春天再寫一次。仙名龍靈，脈脈有情，硯都肇慶，文在山水。

肇慶的眼睛

●潘耀明

在這片古老而又富有生機的土地上，肇慶如同一幅精緻的小品，展現着江山如畫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本期專題聚焦於肇慶的山水文學，旨在透過詩意的文字，帶領讀者走進這座都市的心靈深處，感受那份獨特的魅力。從星湖的波光粼粼到端州城的歷史遺蹟，這裏的每一個角落都蘊含着漫漶歷史煙塵搖落的話題。

在「肇慶的文學山水」專題裏，我們透過文字勾繪，將肇慶這座都市的風光盡收眼底。如同文中所描述的湖光山色，蔚藍的天空下，湖水如明鏡，山巒如卷，這些豐富的自然景觀交織出一幅如詩如意的風景照。例如，文中提到的「盛讚肇

慶星湖的秀美景色」，這句譽揚之詞彷彿將讀者帶入一片神秘而寧靜的山水畫卷之中。

端州城，這座古老而充滿韻味的城市，在文中被描繪得栩栩如生。街巷縱橫，胡同交錯，每個巷弄背後都隱藏着一段動人故事。榮獲「寶月台」之名的荷花盛開之景，如同一種生機盎然的風貌，勾勒出古城的瑰麗丰姿。例如，「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紅荷翠葉」的刻劃，使得讀者彷彿置身於夏日的荷花塘畔，感受到了那份靜謐與生氣。

個別作者以「星湖是肇慶的眼睛」作為隱喻，表達了自然環境對於人類心靈的滋養。在這裏，

星湖的水不僅是自然的象徵，更是一種心靈的寄託。當作者在雨中漫步於湖邊，面對着「煙雨迷濛」的景象時，內心的思緒也隨之飄蕩，讓人感受到文學與自然的共鳴。

在最後的回顧中，專題以對於肇慶的思考作結，重申了這片土地的獨特性。無論是「青蓮湖」、「紅蓮湖」還是「七彩紫荊」，都在作家筆下化作生動的意象，讓人沉浸其中。

作者在文中提到「我必定是要回來的」，這句話不僅表達了對故鄉的牽掛，也引導讀者思考對於根源的認同與情感。

總而言之，本期專題如同一曲悠揚的山水交響



▲肇慶如同一幅精緻的小品，展現着江山如畫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梁劍攝）

詩，透過多樣的視角與細膩的描寫，讓我們得以在文字中感受到肇慶的靈魂。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座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悠久的地方與現代的世界眼光——肇慶文學特性之我見

●黎保榮

眾所周知，肇慶地處西江流域，具有兩千多年歷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嶺南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粵語的發源地，也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最早的交匯處，其作為明清兩廣總督府的時間逾一百八十年，即從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至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但是這種說法在今日雖可謂實事求是，但也不夠全面。肇慶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就其歷史文化而言，卻有着較為深厚的底蘊，而這應該歸功於其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肇慶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都佔據一定的位置，因為肇慶不只是肇慶的肇慶，它還是中國的肇慶與世界的肇慶。

肇慶文學離不開肇慶文化，就肇慶文化交流而言，它主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種交流類型。一是宗教文化的交流，如禪宗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等肇慶本土人，也有利瑪竇、龍母、榮眷等外來者，利瑪竇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站就是肇慶，並在此居留六年傳播西方科學與天主教，開啟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二是學術文化的交流，如李紳、李北海、蘇東坡、周敦頤、陳白沙、屈大均、全祖望、陳恭尹、郭沫若、唐弢等外來人，陳欽、陳元父子、莫宜卿、彭泰來、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等、鄧文中等本土人。三是政治文化交流，肇慶在明清兩代作為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起到的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交流的作用，而就肇慶政治文化交流的知名人物而言，有包公、孫中山、葉挺、彭湃這樣的外來者，也有陳一龍、蘇廷魁、梁寒操、余漢謀、周其鑑這樣

的本土人。如果說肇慶宗教文化交流是最具世界史價值的文化，尤其是利瑪竇（耶穌會）與六祖惠能，那麼學術文化交流與政治文化交流則是在中國史上具有一定價值，其中吳大猷、鄧文中等、黎雄才等學人也有着一定的國際影響。而就肇慶歷史文化名人的走向來說，或者是外地人或外國人路過肇慶，留下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的蹤跡；或者是本地人離開肇慶，去開拓自己的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路徑。

從歷史來看，肇慶文化交流在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和現代這幾個時間段，都可謂代不乏人，但是最繁盛的應該算唐朝、明朝和現代，那也是由於肇慶在那幾個時代都出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文化名人，包括上述提及過的唐代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禪師，現代的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等，至於明代，不用說是由於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利瑪竇。

那麼，在如此文化浸潤之下的肇慶文學，它又有何特性？

悠久的文學印記

首先是悠久性。古代諸多文人墨客順流而下，通過西江到達肇慶，故此「在小說方面，其實以肇慶為背景的小說在中國小說史的早期便已出現。晉代干寶撰的《搜神記》中的志怪小說《鵝奔亭》，故事發生在高要縣和廣信（封閉）縣，女主人公是廣信縣婦女蘇娥，時代背景是東漢。唐末文學家裴鋼的傳奇文學作品《孫恪傳》（又稱《袁氏》），故事發端和結局在端州的峽山寺和羚羊峽。」（黎保榮、楊芳：〈關於肇慶文學與文學地理的對話〉，《特區文學》二〇二〇年第四期）李紳、李北海、包拯、陳白沙、屈大均、全祖望等古代文人，陳煥章、郭沫若、唐弢等現代文人在肇慶留下了詩文。

地方文學與邊緣的價值

其次是地方性。由於肇慶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性，這就使得屬於地方文學的肇慶文學，顯示出一定的世界眼光。對於具有較大的世界影響的利瑪竇和惠能，肇慶作家不約而同地顯示出對其的挖掘性寫作，如鍾道宇寫利瑪竇的長篇小說《仙花寺》、何初樹的長篇小說《六祖風幡錄》、謝逸謀等的戲劇《梅花六祖》、楊芳的《守河者》等。於此可見作者對肇慶文化的熱愛，對其曾經的世界性影響的一種追慕與懷念。但是，肇

慶作家雖然寫作世界題材的作品，但真正具有世界視野的並不多見，更多肇慶作家只是把肇慶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化作為一種題材來看待，視野比較狹隘。

故此，肇慶作家把眼光局限於地方，就不足為奇了。如鍾道宇《紫雲》、《即墨侯》，單志端《寶硯莊》（一二部）等端硯題材小說；林炳坤《匪陣》、《牛戲》、《雀巢》等封閉題材小說；李羅斌《船歌》、《何屋的故事》等懷集題材小說；白炳安的《詩意肇慶》、徐金麗《與時光對白》等肇慶題材詩歌；何初樹《空降農民》、《春暖歸途》等肇慶題材報告文學；楊芳《守河者》、趙鳳平《柴火裏蒸》、李美玉《追影尋夢》、李羅斌《懷集老醇》等肇慶題材散文；楊樺《煙雨丹青》、《紫雲》，曾廣南《粵城村事》、《閩江鐵軍》、《西江赤焰》、《初心永成》等肇慶題材戲劇，都大致如此。或者說，他們也想進入一個更高的創作境界（如鍾道宇、林炳坤、楊芳都體現出自己的突破），但是能力所限，有心無力，所以並未達到這一境界，尚待努力。

「地方文學」這個概念，有時稱為「地域文學」、「區域文學」、「文學地理」、「地方寫作」，它一方面具有地方色彩、地方氣息、地方意識、地方視野，但也可能或也應該具有中國意識、世界視野。如果沒有影響，那麼肇慶將還是原來那個偏遠的山區——文化「山區」，雖然安靜，然而孤獨。那麼，是不是寫作地方題材的作品，就不能成為傑作呢？也不是，主要是看作者的創造力與思想，例如魯迅的《阿Q正傳》、沈從文的《邊城》、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莫言的《紅高粱》、張承志的《心靈史》、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不都是寫地方嗎？同樣是寫肇慶，廣州作家謝有順的散文《嶺南觀鳥記》視野就比較獨特。實際上，題材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品是否能夠蘊含巨大的歷史隱喻，深入的人性挖掘，深刻的、批判性的思想內涵，頗具創造性的藝術形式。

只不過邊緣也有邊緣的價值，因為沒有邊緣，也就沒有中心，邊緣並非中心的襯托，而是中心的基石。有學者指出「以內陸腹地的成都為例，李劫人、郭沫若等知識分子的個人趣味、思維特點就與京滬主流有異，形成了近現代燦爛的地方特色。這一『地方路徑』值得剖析，它與風姿多彩的『上海路徑』、『北平路徑』一起，繪製出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豐富性。沿着這一方，我們有望打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李怡：〈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文學評論》二〇二〇年第四期）這對於文學的「肇慶路徑」而言，可謂不謀而合，值得重視。在此意義上，肇慶作家可以無需顧慮，大膽寫作肇慶題材作品，但應該盡量寫出一些獨特性，挖掘出旁人不知的地方歷史細節，寫出屬於

地方又超越地方的「這一個」，在這個層次上再做進一步的思考，不要滿足於做一個地方風俗人物的介紹者，也不要滿足於展示個人的小情懷，而要讓地方性成為獨特性的契機。就拿小說創作而言，在敘事視角、人物塑造、故事架構、情景細節、語言風格等方面做好了，其他方面就水到渠成了。

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

再次是現代性、獨特性與先鋒性。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年，有幾個肇慶作家如陳陟雲、梁寶星、路魁等，以其高質量的作品，體現出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的特徵。陳陟雲是知名詩人，他的詩歌既繼承了中國古代詩歌的「隱秀」傳統，也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新詩傳統，具有現代性維度與獨特眼光，追求語言精緻與詩意濃厚，書寫生命幻象與人格志向。他的詩歌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清峻」，分而言之則是精緻、思辨與寒氣。而九十後作家梁寶星，小說分別刊載於《花城》、《中國作家》、《香港文學》、《小說月報》等，出版小說集《塞班島往事》、《海邊的西西弗》，曾獲廣東省有為文學獎長篇小說獎、賀財霖科幻文學獎等獎項。

這些年風頭正勁的是九十後小說家路魁，他是個異類。他大學本科學工科，也曾在大城市廣州的设计院工作，六年前棄工從文，回到肇慶山村的家裏從事專職寫作，做自由職業者。幾年來，他一直在成長，作品在全國遍地開花，《收穫》、《人民文學》、《鍾山》、《花城》、《青年文學》、《作家》、《長江文藝》、《小說月報》等知名文學刊物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已出版長篇小說《暗子》，中短篇小說集《角色X》、《夜叉渡河》、《吉普賽郊遊》，他也曾獲「《鍾山》之星」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獎項。就路魁的長篇小說《暗子》來說，它表現出一種異類的虛無，或向虛而在的內涵，以異類的身份、異類的空間、異類的信仰層層展開，而人物對「起源」的追問，不過是「向虛而在」的藝術想像罷了。《暗子》具有一種世界文學的自覺，傾向的是對人類、存在、結構的追問與思索，表現出一種新的眼光，為此，他的荒誕與中國前輩的社會型荒誕也有異，他指向的是一種存在型荒誕。他的這部小說神似卡夫卡，缺乏鮮明的地方性（但其中短篇小說呈現出一定的地方性），而具有一種隱喻性和先鋒性，可稱之為「類觀念性寫作」。《暗子》的邏輯力量很強，敘事結構和知識結構比較複雜，衝擊讀者的審美惰性，表徵着一種新的、我們尚未充分意識到的文學精神。

（作者為肇慶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三級教授、文學博士，曾獲中國文聯評論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

我只能把春天再寫一次

我在病床上，被陽光隔離，雲離我也遠一些窗外不測的風吹來，吹響生命轉折的口哨雨也接踵而至，滋潤對抗天命的往事天花板上，一隻蜘蛛正試圖掙脫命運的圈套走向真正屬於自己的遠方而被梅花辜負的雪還在風中演繹一朵雲的宿命我誤解的桃花已在岸上等似曾相識的燕子歸來我還在病床上，我不知道此時的陽光是否已給南方豐盛的大地賦予了春天的名份把春天再寫一次，只是想站在花蕾的旁邊將春天寫得更明亮一些，讓流年長出青藤然後聽聽返枝頭的雲雀用歌聲喚回我的天空讓一條岸披上綠色的新價完成一次時令的救贖這樣，我就會丟掉長不出春天的拐杖走進春光，在梅花走失的路口轉身等時光認領

●徐金麗

（作者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顧問。已結集出版《人生孤旅》、《歲月留痕》、《生命的守望》、《與時光對白》四本個人詩集，多次獲得省級以上刊物舉辦的詩歌創作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我心安處是我家

鍾道宇

編按：「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肇慶老城中的山水景致吸引各種鳥類。「『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長時間伏案工作，有時候偶然抬頭，看窗外的湖光山色，藍天白雲，成群結隊自由飛過的鷺鳥，會有種穿越時空看年輕時自己的感覺，儘管隨心所欲早已漸行漸遠，但還是覺得時光未老，尚能繼續前行。

在倍感疲憊的時候，這座山環水抱的城市，這座因端硯而聞名古稱端州的城市，這座山好水好湖



▲夕陽西下，遠處慢慢有無數的鷺鳥成群結隊飛過來。牠們時而低飛盤旋，時而在湖面覓食，時而在枝頭嬉戲。（肇慶市作家協會提供）

好、硯端政端人端的城市，這座因宋徽宗認為會給他帶來喜慶而被命名為肇慶的古老城市，總會給你一個喘息的機會。於是，每周的一兩個下午下班時，會選擇沿着星湖邊那條綠樹成蔭生機盎然的堤路，慢慢地走回家。

肇慶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天空似乎觸手可及，水光激蕩中，遠山近樹全倒影在湖中，清晰可見。「水似萬尺錦綉接遠天，岩如七星飛降落山前……」在浮動的光影和習習涼風中，一邊蹣跚獨行，一邊輕輕哼着這首輕快的廣東第一首粵語流行曲，案牘之勞形瞬間煙消雲散。

湖中，狀如北斗七星排列的七座岩峰倒影於湖中與天光雲影融為一體，會讓走在湖邊的人有種徜徉天際的感覺，這不就是水天一色嗎？這不就是水清樹綠景美人悅嗎？湖上，七座岩峰陡如峭壁，壁上岩縫日積月累竟積攢出肥沃的土壤，長出了許多姿態各異生命力頑強的劍花與雞蛋花樹，形成蔚為壯觀的「峭壁森林」。湖下，湖水清澈見底，長滿隨波飄搖的長水草，又儼然另外一片「水下森林」。竹筏劃過水面，驚起幾隻小水鴨，振翅而起。面對如此美景，少年時一個猛子扎進老家小河

穿越搖曳水草追逐魚群與蝌蚪群的畫面驚地重現。天光水色之間，彷彿每一條飄動的水草，都是蔓延的童年記憶。

夕陽西下，遠處慢慢有無數的鷺鳥成群結隊飛過來。牠們時而低飛盤旋，時而在湖面覓食，時而在枝頭嬉戲。湖上幾個小島的茂密樹林上，全站滿了大大小小的鳥。

「朋友陳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拍掌。很快地這個樹林變得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我的眼睛真是應接不暇，看清楚這隻，又看漏了那隻，看見了那隻，第三隻又飛走了。」這不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巴金筆下的「小鳥天堂」嗎？

驚然驚覺，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不經意之間，竟慢慢成了令人歎為觀止的「鷺鳥紛飛」、「萬鳥投林」的美景。忽然間覺得，「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這一刻，不由想起生長於斯的古端州人，其實很早就有環保的意識。四百多年前的明萬曆年間，兩廣總督戴耀為保護七星岩不受破壞，便於湖對岸的石室岩洞外東壁刻下「澤梁無禁，岩石勿伐」八個石刻大字，意思是說這裏捕魚不加禁止，砍伐樹木，破壞山岩，決不允許。

「肇慶是一個能真正連接傳統和現實的地方……」走下東堤時，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老師來肇慶看端硯時說過的那番話猶在耳畔：「每一方好的端硯，都能讓人重識傳統文化的精緻和榮光。我常想起當年被貶嶺南的蘇東坡曾寫信給黃庭堅說：『吾嘗往端溪，可為公購硯』，每次來肇慶，我也會給遠方的文友買一兩方端硯。硯石裏藏着那條珍貴的文化絲線，一直綿延至今……」

一隻落單的歸鳥張開翅膀，向湖中的小島疾飛。天就快黑了，我加快腳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心安處是我家，願每一隻生活在這裏的小鳥，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老城印記

黎曉陽

一眉彎月悄悄探出雲影，像焦距捕捉到的影像，在朦朧的夜空中逐漸明亮、清晰，彷彿睡眼惺忪的美人舒開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

風，陶醉了。彷彿隨月光款款而來，穿過幽邃的羚羊峽，掠過蜿蜒而秀麗的西江，像精靈一般闖進這座古老的端州城，敲響了末城牆內永明宮上簷鈴，鈴聲陣陣，猶如珠落銀盤，驚飛了瓦脊上的一行飛鳥。

端州，又名端城，隸屬廣東肇慶市管轄，至今有兩千多年歷史。開國元勳葉劍英元帥就曾賦詩：「借得西湖水一圓，更移陽朔七堆山，堤邊添上絲絲柳，畫幅長留天地間。」盛讚肇慶星湖的秀美景色。

星湖，境如其名，星河之畔，湖光山色，如人間仙境。每至春季，十里湖堤，馥鬱芬芳，七彩紫荊爭相競放。一朵朵，一簇簇，掛滿枝頭。倘若空中俯瞰，蜿蜒的湖岸線宛如一條七彩飛花的紐帶，把山、湖、城、江，點綴得色彩斑斕。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端州八景之一的「寶月台」荷花盛開。紅荷翠葉，宛如城中鑲嵌了一顆翡翠明珠。

我出生在端州的騎樓街，在那裏長到七歲。那時老城很小，一條東西走向的騎樓街貫穿著老城區。騎樓街有書店、藥房、麵館、打鐵舖、雜貨舖。除此以外，城內街巷縱橫，四通八達，大大小小的胡同像人體複雜的脈絡。如「米倉巷」、「擔水

那年那月那座山

李羅斌

豆腐村的劉、黃兩家同日娶親，新郎官劉旺、黃柳是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好得不得了。

豆腐村以做豆腐出名，而尤以劉、黃兩家做得最好，方圓百里聞名。村前有座山，是進村的必經之路。傍晚，當兩支抬花轎迎親的隊伍在山裏相遇時，山上突然下起了雨，兩夥迎親隊伍放下花轎，躲進破廟裏歇腳避雨。在雨中，只是苦了一對新娘，礙於禮數和面子，在大紅花轎裏動彈不得。幸好，只是陣雨，很快就停了，兩夥人就又開始上路了。

混亂間，兩夥人把花轎給調錯了，劉旺的新娘抬進了黃柳的家，黃柳的新娘錯入了劉旺的屋。本來，新郎官在揭新娘的紅蓋頭時，就會發覺新娘弄錯了，然後趁着夜色把新娘悄悄換過來，彼此都沒損失，這個大笑話也就不會造成大錯。可是，劉旺和黃柳都是貪杯之人，大喜之日，更是喝個酩酊大醉，入洞房時熄了燈火只顧抱著新娘親熱，大錯便鑄成了。

從此，兩家成了世仇，互相不再來往。

二十年後的一個傍晚，還是那座山，打好兩捆柴的黃柳兒子亮亮和外賣豆腐的劉旺女兒晶晶遇上

巷」、「五經里」、「草鞋街」、「立新街」、「水師營」，九曲十八彎的胡同幾乎每個名字背後都蘊含著一段歷史或故事。當然，胡同雖老，卻活活一個神采奕奕的老人，時刻充滿著人間「煙火」。

那時候，水電資源仍十分緊缺。每到傍晚，常有穿著背心或光著膀子的人群在「騎樓」下歇息乘涼，婦女多是坐著小板凳圍成一團，一邊搖著蒲扇，一邊借著路燈的光線做手上的活兒。更有甚者，乾脆把沙發搬到騎樓下南柯一夢……那年頭，老街朝氣蓬勃、樂也融融。「青壯年」有永遺忙不完的活，挑水、劈柴、買煤球，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小孩則是滿街滿巷地瘋跑，到了開飯的時候，大人會站在屋前，吆喝幾聲，然後某個角落總會冒出一個影子來，屁顛屁顛地往這邊跑……

那時根本沒有現代的娛樂設施，可騎樓老街卻都是開心的玩意。哪怕是一根電杆、一條繩子、一個線圈、一個樹杈，都可能想像出創意十足的遊戲。總而言之，那時只有你想不到的，卻沒有做不到的。爬樹攀竹，游泳翻牆，甚至打反又倒立走路，幾乎無所不能。

臨近春節，老街年味就更濃了。端州人一直有包「裹蒸」的習俗。除夕前夕，家家戶戶在老街壘起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土灶，晝夜通明，熊熊的灶火遍布布城中的街頭巷尾，零落的鞭炮聲已經告訴了你，新春將至。

八十年代初，我隨父親返回廣州。臨行前的一

天，我坐上父親的「二八大杠」（自行車）。鄰家謝姓女孩坐在車前架，我坐在車後架。那天她高興得手舞足蹈，不時把手伸到後面拉我的手，我則躲在父親身後扯她的衣角，她被逗得「格格」地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回憶裏，父親常常把她稱做「格格」。或許，那天真無邪的笑聲，從那一刻開始已經楔入父親的記憶裏。

那天，我第一次領略到被藍天白雲追逐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那種來自陌生而詭譎的目光。兩旁飛快倒退的房屋，路面像黏著輪子滾動起來，我們的情緒也跟著輪子飛轉起來。「格格」將身子前傾，展開她柔弱的臂膀，那頭平扁的秀髮像被風吹散的青煙，在風中起舞。

啊，她宛如一隻嗷嗷待哺的雛鳥，對世界充滿著無比的好奇和渴望。

望著那拉長而變形的影子，掠過斑駁的城垛，掠過深巷老宅中的院牆，忽然，我對省城那份熱燜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

最終，我還是離開了這座城市。離別當天，「格格」站在送別的人群裏，一言不發。她眼神流露出無奈與傷感。當我踏上客輪的那一刻，她終於飛奔過來，湊在我的耳邊輕聲說，騎樓前的磚縫裏有一把鑰匙，哪天我回來了，可以用它打開東廂的小書房。

離開老街我就再也沒見過「格格」了。我曾在九十年代前回去過兩趟，找到她楔入磚縫裏的鑰匙。

門埋頭盤算了一天，左右不是，只好硬著頭皮找到黃柳家。

黃柳夫婦見到劉旺夫婦感到愕然，四目相對，尷尬而羞澀。劉旺吞吞吐吐地說明來意。黃柳一聽腦袋也像被炸開了，眼睛死死地盯著自己的兒子亮亮。亮亮囁嚅著承認了事實。黃柳的妻子一聽，捶胸頓足地哭喊：「造孽啊！」

黃柳是個通達事理的人，深知這事處理不慎就會害得劉旺家破人亡。二十年的恩怨，也是該解開心結的時候了。黃柳動情地說：「大哥，這一切都是天意，讓孩子們盡快成親吧，往後，我們就親如一家了。」劉旺聽後，熱淚盈眶，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一雙大手緊緊握住黃柳的手。

自此，兩家人便冰釋前嫌，親如一家，並且糅合了兩家製作豆腐的技術和精華，將豆腐的質量推到了更高的層次。

又一個二十年，這座山走出了一個大美人，在省城開了家豆腐坊，做的豆腐清潤滑嫩，成了遠近聞名的「豆腐西施」。

（作者為廣東肇慶懷集人，文學創作三級。二〇二〇年上榜中國作家網「每周之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

那時「格格」一家搬離老街已經好幾年了。記得推開那矮小的門扉，空氣中充斥著一股陳舊的霉氣，書架上掛著一把結他，書籍已經發黃了，被一塊繡著「日月」的大紅花布覆蓋著。

離開「倒數」的人群，循著璀璨的燈光穿過人流如織的騎樓街，我在尋找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騎樓。忽然，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撲面而來，我發現東廂的門頭上面寫著「易燈書店」，我的腦海馬上閃出了那塊大紅花布和結他……

（作者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駐村記》等。）

端硯

文河子

不知道一方泥土凝固成石頭需要經歷多少滄桑和煎熬。從石頭昇華成端州一朵紫雲是不是消化了肇慶千年的底層苦難和德行，才能在災難深重的大地脫胎換骨成為石頭中的貴族。

什麼時候開始，石頭深處竊竊私語大小石眼布滿血絲徹夜不眠魚腦凍、火捺、蕉葉白和金銀線各路仙顏雲集，交頸接耳從老坑、宋坑、麻子坑和梅花坑繞過西江洶湧的江底，翻山越嶺深邃的眼神若隱若現偶爾以閃電和炸裂的形式坦露隱藏已久的胎記發布草擬了千萬年的宣言述說石頭家族蛻變的真相

紫雲升騰到人間帶來的是甘霖，沐浴肇慶的歷史滋潤中國書畫文化的墨田從端州石工苦澀的汗水到宋徽宗案頭上的宣紙包拯的正氣到蘇東坡的文才都有端州硯石行雲流水的足跡

硯石的千言萬語一旦破譯就演義成肇慶民間不眠的燈火和夜以繼日的斧鑿聲演義成勞工商人文人和官家的人生硯石上的花草蟲魚和風物百相與墨條清水之間滔滔不絕的絮語打磨口傳心授書畫的經典端硯，在文房中出落成謙謙君子成為越寫越厚重的肇慶文化

（作者原名朱偉全，詩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